

僧侣

[英] 马修·刘易斯 著
舒锦秀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前 言

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1775—1818）出生在18世纪伦敦的一个古老的世家。父亲曾担任过英国陆军部次官。刘易斯小时感情丰富、聪明活泼，他母亲周围的人把他视为宠儿。他个性敏感，想象力丰富。孩童时就喜欢看小说，特别是那些神奇而激动人心的小说，这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1792年夏天，17岁的刘易斯在德国魏玛拜见了德国大文豪歌德。这次相见使他感到十分兴奋，也促进了他创作的欲望。1794年，他在荷兰海牙英国大使馆任职，1795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僧侣》引起轰动，并因此一举成名。1796至1802年刘易斯进入英国国会，踏入仕途。1818年■月不幸染上黄热病，病逝于返回英国的船上，投入大海的怀抱■得到了永久的安息。

刘易斯的文学活动比较广泛，并在小■戏剧、游记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在《一个西印度领主的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到牙买加看望他家的黑人奴隶时的印象与经历，具有很高的价值和可读性。在海牙英国使馆工作时刘易斯开始构思和写作小说《僧侣》，1795年夏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和普遍赞誉。有趣的故事、奇特的情节吸引了众多读者，一时间好评如潮，几年内多次再版。仅仅二十岁的刘易斯一举成名，获得了“僧侣刘易斯”的绰号。

小说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开普钦修道院院长安布罗西奥的堕落；一是雷蒙德和艾格尼丝的恋情。这两个故事不仅读起来十分有趣，并且也是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小说构思精巧、结构严谨。从安布罗西奥这条主线开始，以他的堕落时间为序，详细叙述了他从一个威望很高的修道院院长逐渐堕落为一个强奸犯、杀人犯，最终坠入地狱的过程；而雷蒙德和艾格尼丝这条副线却是从中间突破，先叙述他们私奔的计划怎样被人发现，再返回头写他们相识、恋爱的经过，最后写他们恋爱的结局。两条线索相互补充，错落有致，最后合二为一，随着安布罗西奥的罪行公布于世，艾格尼丝也被解救了出来。整部小说严密完整，很好地传达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小说热情地赞颂了世俗的幸福和纯洁的爱情，描写了爱情所带给人的巨大的震撼力，同情那些因青春和热情而犯了教规的人。另一方面，小说又尖锐地揭露了教会的黑暗和僧侣的堕落，大胆地对《圣经》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怀疑。

英国19世纪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科林斯谈到这部小说时，认为它吸引读者的诀窍就是要使他们笑，使他们哭，使他们等待。《僧侣》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它的成功决非偶然。

第一部

第一章

修道院的钟敲了还不到五分钟，开普钦教堂就已经挤满了听众。不要以为人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怜悯或者希望得到信息。很少有人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像马德里这种迷信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城市，若要寻找真正的虔诚，是徒劳的。现在聚集在开普钦教堂的听众，他们来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但没有一人的动机是正大光明的。女人来将自己展示，男人则来看女人；有的人是出于好奇，想来亲耳听听一个如此著名的牧师的布道；有的是为了将戏剧开演前的那段无聊的时光打发；有的则是因为听信了在教堂找不到座位的传言；马德里城的人的一半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想会会那另一半人。真正是来听牧师布道的人只有几个古风犹存的老信徒和怀着敌意的半打牧师，牧师们决心找出布道中的错误并加以嘲笑。至于对其他的听众来说，布道完全可以取消，他们绝不会因此感到失望，甚至它的省略他们都不会注意到。

然而，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有一点至少是肯定的，那就是，开普钦教堂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人。每一个座位都坐满

了人。所有的角落都挤满了，连那些摆在长长的走廊里做装饰的雕像上也挤满了人，男孩子们爬到天使们的翅膀上坐着，圣弗朗西斯和圣马克的背上各自爬上了一个看客；而圣阿加莎则发现有他不得不承担两个人的重量。结果便是：尽管她们紧赶慢赶，我们的两位新来者走进教堂之后，四处还是找不到一个位子。

然而，那个老妇人继续往前挤，完全不理睬周围发出的气恼的叫喊，人们徒劳地向她说着：“告诉你，夫人。”“求你了，夫人，你简直把我挤扁了！”“夫人，这里你挤不过去。老天爷！有些人怎么这么讨厌哪。”但是老妇人仍固执地继续往前走。她凭着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两只强壮的臂膀，在人群中开出了一条通道，挤到了教堂中离布道坛不太远的地方。她的同伴沉默不语地紧跟着她，巧妙地利用着她的女向导所付出的力气。

“圣母玛利亚！”他向周围老妇人扫视了一下，失望地叫道，“圣母玛利亚！怎么这么热，这么多人！这一切我不知道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必须返回去。连一个当凳子用的东西这里都没有，而且看来没有谁会好心到让给我们他们坐的地方。”

这番话引起了两个绅士的注意，他们在右手边的长凳上占了两个位子，正把他们的背靠在从布道坛数过来的第七根柱子上。两个人都很年轻，很有体面的穿着。听到一个女士对他们的礼貌与教养发出的呼吁，他们停止了交谈，看了看说话者。她已经把面纱掀起来，以便能够更清楚地观察教堂里的情况。她的头发是红的，她斜过眼瞟了瞟他们。两位绅士掉过头，继续着他们的谈话。

“好吧，”老妇人的同伴回答说，“好吧，利奥尼拉，我们

直接回家去吧！这里面太热了，也叫我害怕这么多的人。”

这些话是由一个无比甜美的声音说出来的。两个绅士再次将他们的谈话停住了，但是他们这一次已不再满足于抬眼看一看，而是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转过身子，面对着说话者。

是一位女士在说话。她那优美而高雅的身材极大地激起了两个年轻人的好奇心，他们迫切地想看一看拥有这种身材的人的面容。然而他们的愿望未能实现，被一块厚厚的面纱遮住了她的脸部。但是在艰难地挤过人群的时候，她的面纱移动了一点，露出了她的脖颈，匀称美丽，简直可以和美第奇的维纳斯媲美。白皙得令人吃惊的是她的皮肤，在她那金色的长发的衬托之下显得更加迷人。这头发一直垂下来，到达她的腰际。中等个儿的她的身材稍矮一点，像林中仙女一样娇小轻盈。她的胸脯遮得很严实。洁白的身上的裙子，中间系着一条蓝色的缎带，裙子下面，露出一双非常匀称美丽的小脚。她的手上挂着一串大粒的串珠，一块厚厚的黑色罗纱遮盖着她的脸蛋。正是为了这位女士，两位绅士中年轻的一位让出了自己的座位。与此同时，那位年长的也认为有必要对她的同伴给予一点关注，因此把自己的座位也让了出来。

那位年老的女人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稍加推辞，便接受了这一提议，坐了下来。那位年轻的只是行了一个礼，表示感谢，跟着坐了下来。堂·罗伦佐（这正是把座位让给她的那位绅士的名字）设法在她的身边留下。但是在这之前，他已对着自己朋友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对方马上懂得了他的意思，想方设法地把老妇人的注意力从她那可爱的保护物身上吸引过来。

“你们肯定是最近才到马德里来的吧？”罗伦佐对他那美丽的邻座说，“因为像你这样美丽的女性不可能被人长久地不知道。如果你不是今天才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女人的嫉妒和男人的崇拜早就使你成为众目所归的明星了。”

他停了一下，期待着一个回答。但是由于他的话并不是非回答不可，因此这位小姐没有开口。他过了一会儿继续说：“我觉得你到马德里并不太久，没错吧？”

这位小姐迟疑了一会儿，用一种低得几乎难以听清楚的声音，勉强回答说：“不错，先生。”

“你打算在这里多呆一段时间吗？”

“先生，是的。”

“我应该感谢自己的运气。为了使你在这里的逗留更为愉快，我能够做些什么？我在马德里很熟，我的家族与宫廷有点关系。我如果您对有什么用处的话，请允许我为您效劳，这将是您给我的最大荣幸和恩惠。”他自言自语道，“现在她无法用一两个字回答我了。她必须对我说点什么。”

但是罗伦佐估计错了，因为那位小姐只是鞠了一躬，将回答做了。

他这时发现他的邻座不很喜欢说话，但是她的沉默究竟是因为高傲，还是因为谨慎、害羞，或者是因为愚蠢，他还没有弄清楚。

他停了一段时间：“肯定是因为你是外来人，我们这里的习俗还不了解，所以你还带着你的面纱。请允许我替你把它取下来吧。”

说着，他伸出手去摘那面纱，但是那位小姐抬起手挡住了他。

“先生，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从来不摘面纱的。”

“但是，摘下来有什么害处呢？我问你。”她的同伴有点不愉快的插进来说，“你看，其它的女士们都面纱撩到一边去了，以对我们所在的这一神圣的地方表示敬意。我已经拿开了自己的面纱。既然我都把自己的面容露出来让人评头论足，你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为此而惊惶失措。圣母玛利亚！我们已经为了一个毛丫头的脸费了多少唇舌呀。好了，好了，孩子，把它取下来吧！我敢保证，没有人会从这里把它拿走的。”

“亲爱的姨妈，莫西亚的风俗是不摘面纱的……”

“你的莫西亚别说了。啊，圣巴巴拉。你说这有什么意思。你总是使我想起那个土里土气的地方。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莫西亚，而是马德里的风俗。因此，我希望你马上把你的面纱摘掉。不要耽搁，安东尼娅，你知道我不喜欢有人和我唱对台戏。”

她的侄女没有作声，但是也没有再阻止堂·罗伦佐的行为，后者凭借着她姨妈的支持，动作麻利地取下了她的面纱。于是，一个如天使一样美丽的脸蛋儿便呈现在他惊赞的眼睛面前。而且，它还不仅是美丽迷人，它的美简直就是不仅表现在脸部的轮廓上，而且表现在它的气质的甜美与感情的丰富上。分开来看，她脸庞的各个部分，有的也许不能说是特别美丽，但合起来看，就极俊美了。她的皮肤很白，但有少数几个雀斑在上面；她的眼睛不是很大，睫毛也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她的嘴唇却比玫瑰还娇嫩鲜艳；她那金色的长发用一根淡色的缎带束着，波浪似地起伏着，一直泻到她的腰际；她的脖子很长而且非常美丽；她的手和胳膊的构造是按照匀称的比例；她的温柔的蓝眼睛就是甜美的天堂所在，水晶般的瞳仁在眼里秋波

流转，闪烁着钻石般明艳的光芒。大概她刚满十五岁，抑制不住地一丝调皮的微笑从她因目前的生疏而产生的羞涩中显露出来，在她的嘴边嬉戏着，显示出她的活泼与青春的活力。她用害羞的眼神将四周打量了一下，当无意中碰到罗伦佐的视线时，她便马上垂下了眼睛，看着她的念珠。同时她的脸蛋变得绯红，她开始数念珠上的珠子，然而她的神态却表明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罗伦佐惊讶而赞美地将她凝视着，然而她的姨妈却觉得有必要为安东尼娅的懵懂道一下歉。

“她还很年轻。”她说，“一点都不知道社会世事。她一直在莫西亚的一座古老的城堡里长大，她的母亲除外，没有别的伴侣。而她母亲，上帝保佑她，除了知道汤要端到嘴边喝这类的事之外，知道的就不太多了。不过，我的亲姐姐她却是，同一个父亲和母亲生的。”

“只有这么一点儿常识？”堂·克里斯托弗假装吃惊地说，“太奇怪了。”

“百分之百是真的，先生。这很奇怪吗？然而这却是事实。但是，有些人就是有运气！第一流的青年，一个年轻的贵族，认准了艾尔维拉在美貌上很有些骄傲的本钱。说到骄傲，的确她向来如此，至于美貌嘛，这里就不说了。如果像她做的那样，我只要费一半的功夫……我不过扯远了。正如我所说的，先生，那位年轻的贵族爱上了她，没有告诉父亲就偷偷地与她结了婚。这个秘密一直保持了三年，最后终于传到了老侯爵的耳朵里。正如你们想象的，这个消息他并不喜欢。于是，他马上出发去了科德瓦，决定抓到艾尔维拉，把她送到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在那里她再也不会被人提起。可是我的圣保罗啊，她

却躲过了他，逃到她丈夫那里去了。他们一起乘船去了西印度群岛！侯爵气得暴跳如雷。他当着我们的面发誓，这个小妖精如果还缠着他的儿子，他就要把我父亲，科德瓦的一个善良而又勤劳的鞋匠送到监狱里去。当他走的时候，从我们手中他残忍带走了我姐姐的小男孩，那时才刚满两岁，她因为走得太匆忙，把他忘记带去了。我估计这个可怜的小把戏在侯爵那里受到的待遇是很差，因为几个月之后，我们便收到了他的死讯。”

“嗨，这个老头子真是太可怕了！夫人。”

“噢，简直是骇人听闻！而且没有一点礼貌。先生，你会相信吗？当我试图使他平息一点火气时，他竟然骂我是一个巫婆，而且为了惩罚伯爵，竟希望我姐姐会变得和我一样的丑。的确是丑！他这样说我倒喜欢。”

“胡说！”堂·克里斯托弗叫道，“伯爵肯定会觉得他的运气不错，如果他父亲允许他把两妹妹交换一下的话。”

“啊，我的上帝！你真是太客气了，先生。不过，我倒真的高兴伯爵是另外一种想法。当然，从他的这种想法中我姐姐得到了许多的实惠。他们在西印度群岛住了十三年之久，经常吵架，受气。后来她的丈夫死了，她只好又回到西班牙，没有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屋子，也没钱去买一所！那时这个安东尼娅还是一个婴儿，而且她一直停留在婴儿阶段。她的公公又结了婚，我姐姐发现了而且他一点也不肯原谅伯爵。他的第二个妻子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据说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年轻人，老侯爵拒绝接见我的姐姐和她的孩子，但是捎来话说，她如果不再抛头露面的话，他可以给她一笔小小的年金，并且可以让他在莫西亚拥有的一座古城堡里居住。这座城堡曾经是他的长子喜爱的住所，但是自从他从西班牙出走之后，那个地方

老侯爵便无法忍受了，他不再管它，让它荒废、倒塌。我姐姐接受了这个建议，便隐居到莫西亚，并且在那里一直住着，直到上个月为止。”

“那么，是什么使她现在到马德里来了呢？”堂·罗伦佐问道。他对年轻的安东尼娅的爱慕，使他对这位健谈的老妇人的讲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嗨呀，先生，最近她公公去世了，他在莫西亚的管家拒绝再付她的年金。她打算请求侯爵的儿子重新给她这笔年金，她现在暂时住在马德里。但是我觉得最好她是不要去找这个麻烦。你们这些年轻的贵族总是有许多要花钱的地方，并不是很愿意在一个老女人身上扔钱。我曾经劝我姐姐让安东尼娅去代她求情，但是她根本不听这种话。她总是这么固执。好吧，她会发现她不听我的话的结果只能使她的处境更糟。这个女孩有一个漂亮的脸蛋儿，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啊，夫人！”堂·克里斯托弗插进来说，装出一副激动的神情，“如果一个漂亮的脸蛋儿能够解决问题，为什么您的姐姐不向您求助？”

“啊，上帝！我敢发誓，我的爵爷，您的绅士风度真的把我迷住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我所知道的，把自己置身于一个青年贵族的魅力之下，要冒多大的风险！啊，不，不行。我还是要保证我自己美好的名声，不让它沾上污点，或者挨别人的指责。我总是知道如何同男士们保持合适的距离的。”

“关于这一点，夫人，疑问我当然是一点没有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您，您对婚姻有什么反对意见吗？”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只好承认，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骑士准备在我的面前的话呈现自己……”

说到这里，她打算对堂·克里斯托弗丢一个温柔而意味深长的媚眼，然而不幸的是，她斜得眼睛太厉害，竟然落在了克里斯托弗的同伴身上。后者把这眼风当成是丢给自己的，于是深深地鞠了一躬，以示答礼。

“请问，”他说，“那位侯爵叫什么名字？”

“德·拉·西斯特纳侯爵。”

“我与他很熟。他现在不在马德里，但是他不久就会到这里来，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美丽的安东尼娅如果允许我替她向他代为申诉的话，成功地把她的情况作一个很好的说明，我相信我一定能够。”

安东尼娅抬起来她蓝色的眼睛，用一种无法描述的甜美微笑对他的提议表示了无声的感谢。而利奥尼拉的满意则是更大声的言谈。的确，在她的侄女总是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她觉得代表她们两个人说话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她毫不困难地做到了，因为她很少发现自己有没说话的时候。

“哦，先生！”她叫道，“你将给我们整个家族一个极大的恩惠！我万分感激地将您的建议接受了，并且对您的好心表示衷心的千恩万谢。安东尼娅，你怎么不说话，孩子？当这位先生对你说这么多有礼貌的事情的时候，你却坐在那里像一个雕像似的，连感谢两个字也不说，不管是好，是坏，还是无所谓。”

“亲爱的姨妈，我很清楚地知道……”

“呸，侄女！我不知告诉你多少次了，你不要打岔在别人讲话的时候。你看我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莫非这就是你们莫西亚人的风俗？老天保佑我！使这个女孩子变成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我永远也不能。但是请问，先生，”她继续转向堂·克

里斯托弗说：“请告诉我，这个教堂今天怎么挤了这么多人？”

“您真的不知道安布罗西奥，这个修道院的院长，每个星期四都要有一次布道在这个教堂里？整个马德里处处都是称颂他的话。虽然到现在为止他还只讲了三次，但是所有听过他的布道的人都为他的口才被迷住了，因此，这个时候要想在教堂找个位子就跟看一出新喜剧头一次上演时一样难。他的名声您一定已经听到了。”

“嗨，先生，我直到昨天还未曾有幸到过马德里。而在科德瓦，我们的消息十分闭塞，我们知道的很少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因此，安布罗西奥的名字还没有在我们那个教区提起过。”

“在马德里，你从每一个人的口里都可以将他的名字听到了。他似乎迷住了这里的居民。我自己到现在为止虽然还没有来听过他的布道，但对他所激起的热情我却十分惊讶。他不仅受到年轻人而且受到老年人，不仅受到男人，而且还受到了女人的崇拜，这是没有先例的。声名显赫的贵族们赠给他大量的礼物，他们的妻子除了他不愿找其他牧师作自己的忏悔教士。在这个城市，人们干脆就叫他圣人。”

“无疑的，先生，你肯定他的出身很高贵？”

“这一点现在还悬而未决。已故的开普钦修道院的前院长在修道院的门前捡到他时他还是一个婴儿。人们花了许多工夫，去寻找丢下他的人，但都没有结果，而孩子本人又不能提供谁是他的父母。他是在修道院受的教育，从被捡到时起他一直在这里呆着。他很早就显示出了酷爱学习和喜欢隐居的习惯，一到成人的年龄就自愿当了僧侣。从来没有谁来将他认领，也没有人澄清他的身世的秘密。而僧侣们为了说明人们对

他的崇敬与喜爱，总是毫不犹豫地宣称，他是圣处女送给他们的礼物。实际上，他那非常严谨简朴的生活已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一说法证实了。他今年三十岁，有生以来的每一个钟头都是在学习中度过的，完全的与世隔绝。肉食从来不吃。直到三个星期前他被她所属的团体选为修道院的院长为止，修道院的围墙外面他从来没有到过。即使在现在，他从来不出修道院，除了星期四这一天。因为这一天他要在这个教堂作一次布道，整个马德里的居民倾巢出动前来聆听。听说他的口才十分雄辩，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在他三十年的生活历程中，人们从未发现他违反过自己定下的任何一条规则；他的人格中，找不到最小的一点瑕疵；人们说他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守道者，他甚至连造成男女之间区别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因此普通民众都把他看作圣人。”

“这样就可以成为圣人？”安东尼娅问道，“我的天！那我也是一个。”

“天哪，圣巴巴拉！”利奥尼拉叫道，“怎么能这样问！呸，孩子，呸！年轻姑娘应该谈的话题这可不是。你不应该显得你记得世界上还有男人这回事，你应该想象每一个人和你都是同性的。你能够使人们懂得是我的希望，那就是你只知道这样一种男人，他没有胸肺，没有臀部，没有……”

安东尼娅幸亏这方面的无知，因此她姨母的教导很快便烟消云散。这时，教堂中响起一片喃喃的低语声，宣告了牧师的到来。从座位上堂娜·利奥尼拉站起来，以便能够更好地看到他。安东尼娅也跟着站了起来。

他是一个举止高贵、威严的人。他的身材高挑，面貌出奇的英俊。他的鼻子是鹰钩形，眼睛又大又黑，闪闪发亮，黑色

的眉毛几乎连在了一起。他的皮肤深褐色，但是十分光滑。不停的学习和观察夺去了他面颊上的红润。他光滑的没起皱纹的前额将安宁和平显出了，一种毫无欲求的神态在他面貌的每一个部分都表现出来，似乎在宣布这个人与享受和罪恶无缘。他谦卑地向听众鞠了一躬。然而在他的表情与举止中仍然有着某种严峻，引起人们的敬畏，很少有人能受得住他那炯炯有神而又明察秋毫的眼睛的打量。这就是安布罗西奥，别名“圣人”的开普钦修道院院长。

在急切地把他看着的同时，安东尼娅感到有一种愉悦在她胸中涌动，她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她用尽力气也无法说出其中的缘由。她万分焦急地等待着布道的开始，当这位修道士终于开口时，他的声音似乎直接扣动着她的心灵。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动情而感兴趣地听着，他们虽然没有谁像年轻的安东尼娅这样有强烈的感觉。对于宗教的价值不感兴趣的那些人也被安布罗西奥的演讲迷住了。所有的人都感到自己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被他讲话吸住了，整个教堂内外寂静无声。即使罗伦佐也无法抵抗这种魅力，他忘记了安东尼娅就坐在他的身边，全神贯注地听着牧师的话。

僧侣在颂扬宗教的美丽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明晰、激情而素朴的语言。他用一种充满说服力的方法将《圣经》中一些抽象部分讲解了。在猛烈抨击人类的罪恶，描述在未来的国度里他们将受到的惩罚的时候，他的深沉而又亲切的声音中充满了暴风雨般的恐怖。每一个听众都开始回顾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过，颤抖起来；雷声似乎响了起来，它的雷电将命中注定地要摧毁他，永恒的毁灭的深渊在他的脚前就裂开了口！但是当布罗西奥改变主题，说到清白的良心的美好，永远为无可指责的

灵魂准备着的辉煌前景，能在永恒的光辉的天国等着给他们的回报时，他的听众便感到他们溃散了的精神又回来了，不知不觉地。满怀信心地他们把自己付诸于上帝的仁慈，高兴地听着牧师安慰的言词；当他饱满的声音充满音乐的旋律时，他们的思想也跟着驰骋到他用如此辉煌壮丽的色彩为他们描绘的幸福的天国里去了。

这次布道的时间很长，然而，当它结束时，听众们却还觉得它不够长而怅然若失。这位僧侣虽然已经不再讲话了，但是是一种激情的沉默仍笼罩着整个教堂，布道造成的效果最后逐渐消散，异口同声的赞美又在一片言语声中表达出来。当安布罗西奥走下布道坛，他立刻被听众围上了。他们衷心地感谢他，为他祝福，跪拜在他的脚前，吻他的教士袍子的袖边。他一边虔诚地在胸前用手划着十字，一边慢慢地朝着那扇开向修道院的小教堂的门走去。他手下的僧侣们正在那里等着迎接他。他登上台阶，转向他的信徒们，说了几句感谢和勉励的话。在他讲话时，他的用大颗的琥珀串成的念珠掉了下来，落在周围的人群之中。它马上被人们急切地抓住，并立刻被在场的人们瓜分了。凡是分得了一颗珠子的人，都把珠子保存起来当作圣物，即使这是由圣弗朗西斯亲自祝福过三遍的念珠，也不可能引起这么多有益的争执。对于他们的急切，修道院长笑了一笑，说了几句祝福的话，便离开了教堂，谦卑同时停留他脸上的每一个部位，它是否也停留在他的心里呢？

安东尼娅的眼睛急切地将他的背影追随着，当门在他后面关上时，她似乎好像感到失去了某种与自己的幸福紧密相关的东西，一颗泪珠在静默中偷偷地滚下她的面颊。

“他同这个世界分开了！”她在心里说，“也许我再也见不

到他了。”

当她擦掉脸上的泪珠时，罗伦佐发现了这一举动。

“你被这位牧师感动了？”他说，“还是你觉得马德里人过高估计了他的才能？”

安东尼娅的心中充满了对这位僧侣的崇敬，因此她急切地抓住这个机会来谈论他。此外，现在她不再把罗伦佐当做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因此也不像原先那样，因自己过分的羞怯而十分局促了。

“噢！他比我想象的要出色得多。”她回答说，“直到这以前，我还不知道雄辩的威力是怎么回事。然而他一开口，他的声音将我这样大的兴趣和崇敬激起了，我几乎为他能为自己说出这样的感受，连我自己也吃惊于我的感情会如此的强烈。”

罗伦佐感受到她的话中的热情，笑了笑。

“你还很年轻，才刚刚走入生活。”他说，“您的心灵充满了热情和敏锐的感受，才开始向这个世界敞开，急切地接受着它给你的第一个印象。你自己毫不做作，因此不猜疑别人的欺骗；你通过自己的真诚和单纯来观察这个世界，你幻想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值得你的信赖和尊敬。然而多么可惜，这些乐观的看法必然很快就会消散，多么可惜，很快你就会发现人类的卑劣，并且就像防范你的敌人一样防范你的同胞。”

“哦，先生，”安东尼娅说，“我父母的不幸早已摆在了我的眼前，这个世界上还有数不清的背信弃义的例子，但是在眼前这一时刻，那是确确实实的同情的温暖，不会欺骗我。”

“在眼前这个时刻，我同意你的看法。安布罗西奥的人品是无可指责的。一个一直都在修道院的围墙里度日的人，犯罪的机会，即使他具有这种潜在的倾向。但是现在，由于他担负